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海外來鴻－巴黎遊學三則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199712.0367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1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 竺家寧

頁數/Page： 367-371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199712.0367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海外來鴻——巴黎遊學三則

竺家寧

（一）佛經・語言・敦煌學

一千年前，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跋涉千里流沙，西行取經。一千年後的今天，一個立志研究佛經語言的人，再度西遊取經，在一九九六年的秋天來到了巴黎。因為巴黎國家圖書館的「東方稿本室」收藏了數千卷的唐代寫本佛經，是世間的孤本，它保存了當時語言的真實面貌。

研究佛經，過去都只認為是宗教的、是哲學的，梁啟超、胡適開始認識它是「翻譯文學」，今天終於發現它更是語言學的寶庫。古代的學者曾注意過佛經語言的問題，但只著力於文字、音韻、訓詁的層面；現代佛學家也談語言問題，但只注意梵文、巴利文的原典。今天，終於發現佛經語言更具價值的一面：詞彙和語法；終於發現佛經語言的探索，更重要的不是梵文、巴利文，而是自己的漢文佛典。漢文佛典才是世界上數量最龐大，保存最完整的佛經資料。它有獨立的語料價值，不必依附於梵文、巴利文。

C'est moi, 是我，我就是那個西遊者。當我靜坐在古老而典雅的東方稿本室，雙手輕輕展開淺褐色的敦煌原卷時，心中有些激動，雙手有如觸電，千年的古物，它似乎仍然有生命、有靈性，厚實的紙張、樸拙的墨色，工整的字跡，一筆一畫貫注了寫經者虔誠的心血，我彷彿感受到了那份虔誠，那份專一

，我不知不覺的融入其中，千年的時光凝縮成為眼前的剎那，似有香煙繚繞，泛起於淺褐色的卷軸間，瀰漫於字裡行間，從其間隱隱約約地傳出一個聲音，是老和尚的聲音：「咳！咳！你終於來了，我已經等你一千年了！咳！咳！好了，你終於來了！」心中又是一陣顫動。啊，敦煌原卷原來是活的。這是微卷完全體會不出來的。

巴黎的國家圖書館位於第二區的利希留路，是一棟石材建成，充滿藝術氣息的古老建築。大門前有一座精緻的大型噴泉，四面都有人像石雕，體態豐盈，婉轉生姿。進入大門，有四座半裸的女神像石雕，雪白的大理石，晶瑩透明，肌膚的質感、裹身的布紋，都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美極了。西方人竟能以堅硬冰冷的石頭，變幻出如此柔軟纖細的事物，凝視之，可以感受到其中散發的光與熱，真是絕妙！

國家圖書館於1692年年正式開放為公共圖書館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。藏書超過一千萬冊，期刊有35萬種，地圖65萬種，版畫、照片1500萬個，手稿35萬冊，錢幣、古物40萬個，音樂資料150萬份，錄音、錄影帶110萬份，藝術品300萬件。由這些統計數字可以想像它的宏偉龐大，在全世界來說，可稱數一數二的了。

館中的東方稿本室位於入大門後的左側角落，面對一大型的中庭，中庭四周有雕飾優美的古老石頭建築包圍。入室登上二樓即是稿本室。其閱覽室約四十多坪，四壁間滿是書架，放置了中文、印度文、土耳其文、伊朗文、阿拉伯文、希伯來文、敘利亞文之各種工具書。室內高度很大，四壁分為兩層，有迴廊相通，上層放置各種中文、日文、韓文、印度文書籍。室內有長桌三列，每列可坐六人，入室需依登記坐號入座。

從1996年的十月開始，我每週都有一、二天坐在這個安靜詳和的小室中，閱讀敦煌佛經原卷，每天看兩卷。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997年的七月。

敦煌佛經不一定都是卷軸本，有一次見到了一份書冊本，編號3823。內容

是「大寶積經難字」。這是一本小書形式，以線裝訂。書中每頁有五行字，每行8至9字，畫有直線格子，但畫得不很整齊。紙質很厚，有如今日的圖畫紙，而書型頗似今日之袖珍本手冊，書頁翻開處的兩角是圓型，而非直角。裝訂方式為每頁對折，其折邊處用線逢住，事實上是九張紙訂成十八頁小書。線縫合得十分緊密，至今都沒有絲毫斷劣脫落。

這本小冊子當時的用途應是小沙彌讀佛經認字的作業簿。所寫都是「佛經難字」，也就是當時的「罕見字」，其中有專為譯經或表達佛教概念的專用字。因此，這個本子的價值應在於古代俗字研究方面。

（二）高等社會科學院

遊學巴黎，邀請單位是「高等社會科學院」，這裡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，尤其是中國語言學方面。地點在第六區的Raspail 路。其中的「東方語言研究所」在五樓，就是我工作的地點。入門有一走廊，壁間都是書架，放置了中國語言學的各類書籍，包含聲韻、訓詁、文字、詞彙、語法、方言各方面。也包含了台灣、大陸、及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。走廊左側是隔成一間間的研究室。兩人一間，感覺比較狹窄。空間狹小，是巴黎的特色。我發現巴黎有「三小」：居室小、汽車小、電梯小。單身套房叫作studio，通常都不及20平方米，一床一桌之外，幾乎已無迴轉空間。此地小轎車都是無後廂式的，迷你車到處可見，美國式的大型轎車幾乎找不到。巴黎的舊建築都十分堅固優美，政府規定不得任意拆毀改建，以保持巴黎市容的傳統風格。於是他們在室內有限的空間加裝電梯，有些只能擠進兩個人，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是兩個胖子，要塞進電梯中該有多難。巴黎今日的「小」和過去的「大」成為強烈的對比。巴黎宏偉巨大的建築、雕刻、庭園，多半是路易十四、拿破崙時代留下來的。今天的巴黎人總是活在過去的光榮裡。

高等社科院中不乏一流的漢學家，終日和他們切磋討論，瞭解他們的治學態度和方法，的確受益良多。有人說學術研究不能老是「近親交配」，一定要「雜交」，想想似乎很有道理。拓廣視野，才能免除井蛙之蔽。

令人驚異的是西方漢學家中，有些對中國材料竟是這樣的熟悉，他們對（說文）、（爾雅）、（廣韻）可以如數家珍的應用自如。某字屬古韻哪一部，某詞在不同的方言裡的情況，他們都不陌生，這點感到有些慚愧，自家的東西，竟然不見得比外國人更清楚。西方漢學還是不能小看的，這點認識也是巴黎之行的主要收穫。

（三）曉夢丘的清晨

如果你想在巴黎尋求一份純樸的美，那麼，曉夢丘是個足以讓你留連的地方。「曉夢丘」（Buttes Chaumont）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了詩意，事實上，它幾乎是用詩編織起來的，漫步其中，步步是詩，步步是夢，尤其是晨霧漂渺的時刻。

巴黎人熱愛綠地，因此處處有公園。在市區裡，最具特色、最有代表性的公園有兩處：廬森堡公園和曉夢丘公園。但是，它們的風格完全不同，前者是舊日的皇家庭園，無數精緻優美的雕像點綴其中，一百多年前的印象派畫家曾為這裡留下動態的實錄，盛裝的貴婦，時髦的男士穿梭休園中，正反映了廬森堡公園的氣象。後者卻看不出一絲脂粉與繁華，只有安詳與寧靜，只有遠近應和的鳥聲，此起彼落，譜出田園情趣。在曉夢丘，你幾乎忘了身在巴黎。

一座座起伏連綿的綠色小丘，組成了曉夢丘。你可以獨自漫步於丘間蜿蜒的小徑上，也可以登臨小丘，再走下小丘，品味由不同角度觀景的樂趣。

園中有處石灰岩洞窟，接近時，可以聽到潺潺的水聲，入洞豁然開朗，呈現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大廳。水自「窗口」流入，形成瀑布，匯入窪處，再沿石

中隙縫流出洞外。水聲在洞中迴蕩，閉目細聽，有滴滴答答之聲，有瀝瀝聲，有嘩拉嘩拉聲，有轟轟隆隆洶湧澎湃聲，共組成了「水之交響曲」。像這種不假人工，純出天籟的聲音，沒有身歷其境體驗過的人，的確是難以想象的。

曉夢丘最讓人心醉之處，是一湖一亭一橋。三樣東西，分開看是不同的景物，在這裡卻巧妙的融為一體。亭昂然聳立於峭壁頂上，峭壁筆直的插入湖心，橋飛跨湖上，與峭壁相依偎。亭是白石砌成的羅馬神廟式建築，石柱圓頂，猶如站立山巔，迎風振臂的女神，顯得如此莊嚴、純潔、又如此的凜然不可犯。晨霧使她若隱若現，又增加了幾許神秘。湖中，早起的禽類在這裡悠遊自得，梳理自己的羽毛。或把頭伸入水中，試探水的清涼，或張開兩翅，激起水花，水落在身上，化成粒粒晶瑩的珍珠在身上滾過。除了鴛鴦、水鴨、天鵝、海鷗、還有許許多多不知名的鳥，他們和平無爭的共同分享曉夢丘的清晨。

清晨的湖水格外綠，綠得透明，而一圈圈的漣漪、水紋又變幻出各種各樣的綠，似乎所有你想像得到的綠和想像不到的綠，都匯聚在這裡了。

突然，一連串的僻裡拍拉聲，眼前出現了無數的白點，原來是白鷗振翅，成群的由湖面飛起，盤旋於峭壁間，構成了動態之美。

橋是靜態的，它永遠在那裡，永遠依偎著強壯堅固的峭壁。這是座鐵索吊橋，由一條條柔美的曲線組成，和峭壁是對比，也是完美的搭配。

一湖、一亭、一橋使曉夢丘有了靈性，在這裡，你會不知不覺的融入其中：在橋上看湖，由湖中望亭，從亭裡俯覽大千，漸漸的，再也分不清誰是湖，誰是橋，誰是亭，誰是我。